

說文發疑

說文發疑第五

安吉張行孚乳伯述

說文逸字識誤

說文逸字其見於古籀偏旁篆文偏旁及解說中者雖未盡爲許書原文所有然其爲逸奪塙然無疑此說文釋例補篆一篇所爲可貴也若孔氏正義陸氏釋文及諸書所引往往有非說文中字而誤以爲說文者雖其字未必非古時所有然近時講小學者每據而錄之以爲說文逸字愚竊有未敢信爰甄而識

之以俟精說文者之教正焉

說文無禰字新附有之云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鄭氏珍說文逸字曰禰爲正篆禰爲重文此親廟本字桂氏馥說文義證亦錄禰字於示部末是鄭桂二家皆以禰爲說文逸字也愚按鄭氏斷然以禰爲說文逸字者蓋謂一本云古文禰者必別有一本說文示部有禰字訓親廟而以禰字爲古文也不知禰爲祿字別體集韻云祿別作禰斯爲明證新附所云一本古文禰者蓋謂別一本以禰爲禰古

文而不訓親廟故繫傳云禰秋收也玉篇云狸亦作
禰蓋卽別一本之說也然則據一本二字謂別本說
文有禰則可據一本二字謂別本說文以禰爲祖禰
之古文必不可也且禰非說文逸字有三證焉五經
文字敘例云祧禰之類說文漏略則唐時說文本無
禰字其證一也繫傳禰字附元部末訓秋收而說文
韻譜不收禰字則徐楚金所見說文無禰字其證二
也按繫傳元部末禰祧祧祧祧五字當是後人依新
附采入非楚金原文至大徐新附無禰字又可見
各本新附不同大徐禰字入新附而不入正文則鼎臣所見

說文無禰字其證三也證據如此而猶曰禰爲說文逸字且又采祿字別體禪爲正篆禰爲古文然則其餘可采者不更多哉蓋禰爲經典所有之字必謂古無是字固屬大拘然欲指爲說文逸字必不可也

其餘

經典所有說文所無者同例

攷禰之正字當作昵商書典祀無豐

於昵釋文馬注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斯爲塙證蓋說

文暱或作昵云日近也父廟於七廟爲近故稱昵

禮周

甸祀注儀禮冠禮注禮記王制注皆云禰父廟也

其作禰者蓋其先借爾爲

昵後因事屬祭祀故加示作禰易繫于金柅說文柅

作禰毛詩飲餞于禰韓詩禰作坭皆尼爾相通之證
且儀禮特牲饋食注漢書藝文志注爾皆訓近則有
近義者其字作爾固其常也然爾訓靡麗實無近義
其爲假借字可知至祖禰之禰有作藝者鈕氏云藝當作藝
藝亦昵之假借字公羊隱八年傳注格于禰祖釋文
云禰本作藝知藝與爾同爲假字矣或訓藝祖爲文
祖望文生義非古訓也然鈕氏謂許君不收禰字以
禰典禰祖用藝字說又支離蓋藝爲藝之或體訓種
殖無近義

說文無僕字初學記廿九云說文牡畜父也犗特牛
僕牛鄭氏據此謂僕爲說文逸字愚按鄭氏此說非
也攷說文云犗特牛也特朴特牛父也朴謂質朴未
離牛之未牯者

朴同
僕

廣韻云僕牛未剋玉篇云犝同

犝牯也論衡量知篇云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朴此其
證也凡牛馬之未牯者皆曰朴荀子臣道篇若馭朴
馬是也若謂楚辭之朴牛與說文之朴特皆當作僕
則荀子之朴馬亦當作驥乎斯不然矣故愚謂初學
記僕字乃僕字之譌猶北山經郭注引楚辭作僕也

說文無詢字新附有之云詢謀也鄭氏以詢爲說文
逸字謂是漢宣帝名許君必無遺漏之理愚按鄭氏
此說非也攷詢爲恂之別體說文新附攷言之詳矣
蓋毛詩靜女洵美且異洵本字當作恂毛傳云洵信
信心也合知洵之本字作當恂毛詩洵許且樂
洵直且侯據釋文及韓詩外傳韓詩洵正作恂而釋
文云洵本作詢則詢爲恂之別體無疑矣如果詢與
恂爲二字則爾雅釋詁當作詢謀也恂信也何以謀
也信也字皆作詢謀也信也字皆作詢則二詢字皆
爲恂之別體更可知已恂本訓信而得兼訓謀者有

信者方可與謀此恂字引申段藉之義也後人改恂爲詢蓋不通古訓者謂經傳恂皆訓謀與信心義不合而不知心部與言部字如愆古文作𠂔諄或作惇義皆相通也至漢宣帝名或字本作恂而後人譌變作詢或詢爲漢隸而許君不收皆未可知要不得據以爲逸字矣

說文無謨字玉篇云詆災也又巧言兒謨說文詆同桂鄭二家據此謂謨爲說文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也攷詆爲祓字之譌變如爾雅釋詁注世以祓言爲

訛釋文云祆本又作詖此祆譌變詖之證故玉篇有
詖災也之訓與說文祆地反物爲祆合詖又爲媿字
之譌變如左傳人無聲焉妖不自作借媿爲祆而漢
書藝文志引作詖昭二十六年傳秦人降妖亦借媿
爲祆而釋文云妖本又作詖此皆妖譌變詖之證故
玉篇有詖巧言兒之訓與說文媿巧也合蓋經典祆
祥媿豔二義其字大都皆作妖故媿祆二字皆譌變
作詖如漢書文帝紀今法有誹謗詖言之罪楊惲傳
爲詖惡言荀子非十二子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

詖本字皆當作禡而顏注楊注並云詖與妖同是唐人皆誤以妖爲禡此詖字所以有災也巧言兒一義也至玉篇詖字當是禡字之譌涉上詖字而誤從言也此別體之最明顯者而桂鄭二家皆以詖爲說文逸字何也

說文無醫字眾經音義卷二十四云醫韻集云目障病也說文作醫目病生翳也鄭氏據此謂醫是說文逸字愚按鄭氏此說非也攷眾經音義卷一云翳韻集作醫目病也說文目病生翳也並作翳韻集作醫

近字也據此則瞽爲翳之俗體甚明二十四卷所云
說文作瞽瞽爲翳字之譌蓋引說文以關韻集也至
目病生翳一語乃眚字解說說文義證引眾經音義
云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並作翳是也按桂氏所引或善本眾經音義或以意增加皆未可知然密合元應本旨故眾經音義十三卷又曰翳又
作瞽同說文注云目病生翳也蓋元應謂翳目之義
見說文注中非目部別有瞽字也鄭氏反據眾經音
義謂瞽爲逸字可謂疏矣

說文無𧈧字韻會云𧈧說文無角羊鄭氏據此謂𧈧

爲逸字愚按此說非也韻會此字所引說文或出演
說文隋書經籍志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亡然其書雖亡而汗簡注尙有引演說文者則固未盡
也或出說文續添而僅曰說文猶引說文新附而僅
曰說文是也不然韻會於曠字嵩字峯字蓉字下皆
引說文而其餘更難悉數鄭氏何不以此等字爲說
文逸字乎

說文無旅字新附有之左傳僖二十八年旅弓矢于
正義云說文彤從丹旅從彐是赤黑之別也說文校
議說文逸字皆據此謂旅爲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

也攷旅爲旅之俗體其本字當作𧢲說文新附攷言之詳矣蓋說文云齊謂黑爲𧢲與左傳杜注旅黑弓尙書孔傳盧黑也義皆合故玉篇云旅或作𧢲尙書𧢲作盧猶數之作畢達之作率用半字也左傳𧢲作旅旅爲旅之譌變左傳旅弓詩彤弓箋旅弓釋文竝云旅本作旅是也蓋古音旅盧同聲士冠禮鄭注云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鄭注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漢書敘傳作大夫臚岱注云臚旅聲相近皆其塙證此左傳所以假旅爲𧢲也旅之作

旅與柅字作施柅字作施相同皆古人所謂無以下
筆者乃鄭氏轉謂旅從旅省聲則施柅二字亦可謂
從施省聲乎斯不然矣至正義所引說文或誤以他
書爲說文或爲演說文之散見他書者皆未可知據
陸氏經典釋文文選李善注一切經音義諸書皆唐
人所作而諸書中所引說文旅濤闌劇等字皆在今
說文新附中則知新附諸字皆唐已前所本有而非
始於大徐說文校議之說實搞不可易故大徐於新
附祚字則曰此字後人所加於新附藏字則曰漢書

通用臧从艸後人所加於新附逍遙二字則曰詩只
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於新附齡字則曰若當時
有齡字則武王豈不達也蓋後人所加而其餘爲大
徐所糾闢者更難勝數若新附果出大徐大徐何爲
作此語哉然則新附諸字或卽本諸演說文未可知
故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每有不在說文者
固不可據之爲說文逸字也

說文無矜字鄭氏據琴嚴經音義謂矜是說文逸字
从予令聲愚按杭州新刻琴嚴經音義及臧氏拜經

日記所引萼嚴經音義止有矜字無矜字

按拜經日記止辨今

聲令聲而不辨从予从矛則臧氏所據華嚴經音義亦無矜字甚明則說文無矜字甚

明不知鄭氏所據何本也然鄭氏以矜矜爲兩字固非卽段氏臧氏謂矜當作矜今聲當作令聲亦非何也攷段氏以令爲眞臻類今爲侵類臧氏以令爲清眞類今爲侵蒸類二類絕不相通故謂矜字必從令聲不知古音凡廣韻之眞諄臻文欣魂痕先耕青清蒸登侵皆合爲一部故小戎音與膺弓滕興韻闕宮綬與增膺懲承韻碩人倩與盼韻大明興與林心韻

小苑令與鳴征生韻白華薪人與熀心韻節南山頌
與騁韻桑扈頌與屏韻正月鄰與云慙韻觀象傳平
與賓民韻天問文與勝陵韻然則矜字從今與從令
無異

說詳假藉
第二篇

說文字統謂矜當從令乃李陽冰之

說不足凭也至矜字本訓矛柄其或訓夸伐或訓莊
敬或訓危竦或訓急遽其本字皆當作兢說文云兢
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讀若矜一曰兢敬也二人相
競必自尊大夸伐故假藉爲尊大夸伐二人相競恐
其不勝必謹敬竦懼而不敢忽故又假藉爲莊敬危

竦凡人相競每由其性情急遽故又假藉爲急遽競
讀若矜者正謂經傳矜字皆競之假藉字錢氏謂說
文讀若皆經典假藉之例是也段氏謂矜夸矜莊諸
義皆從矛柄引申段借不已鑿乎若矜字有訓憐訓
恤訓哀訓苦訓閔其本字皆當作憐蓋憐與鄰同從
粦聲粦矜同部中聲最相近古音必有讀憐若矜者
故史記索隱謂鄰憐聲相近而段氏亦謂經典借矜
爲憐書多士子惟率肆矜爾論衡作子惟率肆憐爾
論語則哀矜而弗喜論衡作則哀憐而弗喜其明證

也矜本爲憐之假藉字而毛詩鴻雁傳云矜憐也者此乃以本字釋假字如汝墳傳朝朝也干旄傳祝織也破斧傳皇匡也皆此例也至老而無妻謂之矜者

王制禮運

矜亦憐之假藉字蓋老而無妻之人乃可

憐者故謂之憐尙書惻癯乃身注云病也眾經音義云癯亦作鰥此其證也然釋名釋親屬云鰥明也愁悵不寐目恆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是直謂鰥爲矜寡之本字矣愚按鰥乃魚之一名如謂鰥魚目不閉引申爲矜寡字則凡鰈魚鰕魚鱖

魚之目亦皆不閉豈老而無妻者亦可謂之鰮鰾鱗鱗乎知釋名之說泛而無當矣蓋鰮字從眾聲與鬻字從眾聲同鰮憐同部音近故藉鰮爲憐與藉矜爲憐同例也攷虔字今讀渠馬切而說文云虔讀若矜知毛詩傳訓虔爲敬亦是藉虔爲兢蓋眞蒸韻之字後世轉入山仙韻者多矣不獨憐字鰮字也

說文無腹字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釋文云全一作腹說文子和反赤子陰也段氏嚴氏鄭氏據此謂腹是說文逸字鈕氏則謂腹通作全愚按此二說

皆非也攷廣韻腩訓縮腩說文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腩尙書大傳作側匿鄭注云側匿者猶縮縮行遲兒是縮腩與爾雅逡退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退卻也同義老子而逡作者蓋謂赤子之陰亦能由縮腩而興作河上公注所謂赤子未知男女之會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是也然則腩之正字當作逡釋文所引說文或出演說文或誤引他書皆未可知餘詳拙作說文攷異

說文無劇字新附有之文選李善注引說文劇甚也

鄭氏據此謂劇是說文逸字段氏嚴氏鈕氏皆謂劇是勵字之譌愚按段嚴鈕此說是也攷說文云勞勵

也

今本說文劇亦譌作劇

勵務也又云務趣也趣疾也據此則

勞之甚者謂之勵務字趣字義與甚近故李善卽引作劇甚也且此字在新附則李注所引或出演說文未可知況李氏引說文其字形止取隸變其字義止取相近往往不甚詳覈如詠牛女詩所引說文瞬開闔目也乃瞬開闔目數搖也之譌勵志詩所引說文漠寂也乃嘆嗷嘆也之譌琴賦所引津液也乃盡氣

液也之譌其明證也則此條所引劇甚也乃劇務也
之譌正是一例攷太元元圖倨劇莫困乎九注云劇
音遽疾也郭元亨疏勦作劇據此則劇爲勦之譌變
有明徵矣鄭氏據文選注隸體謂劇爲說文逸字疏
略甚矣

說文無第字毛詩正義穀梁疏引說文第次也字從
竹弟段氏嚴氏鄭氏據此謂第是說文逸字愚按三
家此說非也攷廣韻十二霽云第次第說文本作弟
則第字不出說文實有明證況說文云弟韋束之次

弟也則弟字已包次也一義何必更作第字正義或
誤引他書爲說文末可知況毛詩正義又云當是大
史所弟又云杜以爲今所弟則次第之第孔氏仍有
作弟者故愚竊疑正義所引第次也乃是以說文證
隸體之義與文選注所引說文趾基也一例下文字
從竹弟一語乃指毛傳弟字作第非謂說文有字從
竹弟四字也此說雖無塙據然唐人引說文實有此
例

說文無造字文選李注引說文曰造倅字如此又引

說文曰遼雜字如此桂氏鄭氏據此謂遼是說文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也攷左傳釋文云遼氏之遼本又作造副倅也說文遼從𠂔則陸氏所見說文無遼字其證一也五經文字無遼字云遼又又反倅也春秋傳從竹則張氏所見說文無遼字其證二也然則文選注或誤引他書或以說文證隸體皆未可知說文無幹字周禮籩人注云鮑者於稻室中糗幹之又云鱮者析幹之六書故云幹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鄭氏據此謂幹是說文逸字愚按鄭氏此說非

也攷邇人注兩幹字釋文云幹又作乾而其餘經之
乾祿注之乾祿乾梅乾餌及遠者乾之是其乾者六
乾字皆不作幹則此兩幹字爲乾字之譌變甚明至
六書故所云唐本說文有幹字當出李陽冰說文字
統攷李陽冰書三墳記乾字作漈則李陽冰固疑乾
字非乾溼之乾故字統又以幹爲乾溼之乾也不知
乾溼作乾爲假借字其本字當作軌說文云日始出
光軌軌也從旦於聲旦而日光出則諸物皆燥矣此
爲軌泣之軌其義甚明後人借用乾字者猶未夢作

叔悉惡作愛又手作右棼圖作樊字本點畫少而用多點畫之字也

說文無𦵏字詩召

廟諱

正義引說文曰𦵏𦵏也草木皆

自堅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𦵏人嘗臥室故字從山音眠詩釋文引說文云𦵏𦵏也臧氏鏞堂鄭氏珍據此謂𦵏是說文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也攷眾經音義卷十四云𦵏余乳反爾雅𦵏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𦵏也承慶云𦵏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𦵏又𦵏人恆在室中故從大

卷九
卷十

七略

同 據此則毛傳𪛗字與爾雅𪛗字音義同而爾雅

釋文云𪛗羊主反說文云汙審也是陸氏所據爾雅
字正作𪛗足證毛傳字亦作𪛗矣況玉篇廣韻俱無
𪛗字尤足爲說文無𪛗字之明證至詩正義及詩釋
文所引說文云云據眾經音義及古今韻會其說實
出楊承慶字統而誤引者蓋楊氏不通經典假藉其
說字好爲穿鑿如笑字本爲关字之譌而字統云笑
喜也從竹從夭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

見九經
字樣

其

語氣正與𪛗𪛗也諸語相似乃鄭氏謂𪛗也二字出

說文而其餘諸語出字統豈其然乎或謂說文果無
𩚑字則說文𩚑訓汙穢與諸傳注𩚑訓嬾也弱也病
也不合愚按諸書𩚑訓嬾也弱也病也皆是借𩚑字
爲𩚑字說文云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則𩚑字
正有嬾弱情病諸義諸書作𩚑正與未麥作叔楸圍
作樊一例後人不偏攷古書假借之例因又變𩚑爲
𩚑此俗體之通病也

說文無𩚑字詩卷耳釋文云𩚑說文作𩚑鄭氏據此
謂𩚑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攷說文𩚑病也從

尸鬼聲胡罪切與毛傳虺隤病也音義合知釋文瘰
字乃癭字之譌蓋瘰與癭形近也

說文無癭字左傳桓六年瘰螻釋文云螻說文作癭
云瘰癧皮肥也桂氏鄭氏據此謂癭是說文逸字愚
按此說非也攷說文云瘰小腫也一曰族瘰則癭爲
瘰字之譌說文本有明證今本釋文作癭者後人因
族瘰爲疾病而加尸也至瘰之所以名族瘰者蓋瘰
之爲病卽俗所謂疹子痧子亦有謂之瘰子者其爲
疥甚細而多有族聚積瘰之形故曰族瘰卽牛馬亦

有是病故左傳有不疾族蠡之語蓋借蠡爲衆也釋文蠡字引說文而族字不引說文者當因蠡字與說文不同之故鄭氏因蠡字引說文遂謂說文有𢇛字未免固矣

說文無𢇛字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並引說文云𢇛習也鄭氏據此謂𢇛是說文逸字段氏臧氏則謂說文𢇛字是𢇛字之譌愚按傳注皆作𢇛習也則謂𢇛字爲𢇛之譌固通然謂𢇛字外別有𢇛字則非也攷唐人避諱凡字之從世者皆改從曳而經典世廟或作

大廟世室或作大室則大曳二字音實相通鄭氏謂
怵悞義同音別非矣

說文無濤字新附有之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說文曰
濤大波也桂氏鄭氏據此謂濤是說文逸字愚按此
說非也攷濤字之說說文新附攷詳矣文選西都賦
海賦注後漢班固傳注皆引蒼頡篇濤大波也則魏
都賦注說文二字乃蒼頡之譌故魏都賦注作白濤
大波也按三字變作二字故或謂蒼頡篇在說文前
魏都賦注衍白字其所載必爲古文不知蒼頡篇本四字爲句其諸書

所引某某也據隋書經籍志乃是杜林郭璞注語則此句本是霽大波也而杜郭以隸爲篆亦未可知說文無池字初學記引說文池者陂也從水也聲衣部禿讀若池段氏據此謂池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鈕氏樹玉曰初學記作它聲則非池字陂下一曰沱也各本皆同禿下竹汀先生云當作它易終朝三禿之鄭康成本作沱則大徐說是也漢碑池沼字皆從也是隸變如沱作沱它作他不止池字按池沼之池當作沱鈕氏之說詳矣或謂說文云陂阪也一

曰沱也又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是陂沱之沱乃以
土障水之名與水自江出爲沱之義不合愚按水自
江出名沱正取陂沱之義蓋或其地有高下形可出
水或其地以土障水皆可名沱猶坻渚等字可爲積
水之名亦可爲水旁沙土之名也且說文坻小渚也
從土氏聲直尼切或作沱其音義皆與池沼之池相
合而池與沱形亦近則池或爲沱之譌變未可知要
不得謂有池字也

說文無攔字史記賈誼傳索隱引說文云攔大木柵

也桂氏鄭氏據此謂攔是說文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也攷玉篇廣韻俱無此字而此字形從手不從木又與大木柵之義不合則說文本無此字甚明蓋史記攔字當爲攬字之譌說文云攬貫也引春秋傳攬甲執兵是攬字有纏繞之義攬如拘囚言身爲俗事纏繞如拘囚也索隱當是誤引他書爲說文

說文無𦏧字詩采薇釋文云𦏧說文方血反埤倉云弓末反戾也正義云說文𦏧弓戾也段氏鄭氏據此謂𦏧是說文逸字愚按二家之說非也攷說文彌字

古文作𦉰𦉰雖訓輔也重也人君有違而輔𦉰之實有矯戾之義國語憎輔遠𦉰韋注云矯過爲𦉰漢書韋賢傳集注云𦉰戾也皆其明證是𦉰字正與鄭箋所云弭弓反末𦉰者義合按弓反末𦉰者謂弓反面之末矯戾處也𦉰爲𦉰之誤字有明徵矣且釋文𦉰下但引說文之音而字義則引埤倉尤足見釋文引說文𦉰字以解鄭箋今本釋文無說文作𦉰四字蓋字從隸體例也不然釋文何必一字而引二書乎至正義所引說文當是據釋文而誤併說文埤倉爲一者尤不足凭也鄭箋

弩字其始或藉倣爲弩而其後加弓作弩鈕匪石云
弩疑倣之俗體是也

說文無蟻字爾雅虬蟬大螳釋文云螳本亦作蟻俗
作蟻字音同案說文蟻羅也蟻或作義蛾蠶化飛蛾
也並非螳字按此引說文不可通有譌字當云螳羅也蛾或作蟻蠶蠶化飛蠶也並非螳字蓋謂蛾與蠶並非螳字也若如原本則蟻或作義何解即云蟻或作義爲蟻或從義之譌則上文亦不得云蟻羅也鄭氏據此謂蟻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攷
釋文云螳本亦作蟻俗作蟻字則陸氏固明明以蟻
字爲蛾之俗體矣其下文云蛾或作蟻當亦據正俗

兩體言盧氏文昭謂是校者語是也至蛾字或以爲
蠶字重出或以爲螳字重文皆不知蛾字之本義而
然也嘗讀蠶桑輯要凡蠶初生謂之生蛾故有蛾旣
齊出子齊蛾齊眠齊等語按子謂蛾之未出者則蛾實爲蠶初
生之名乃古語之僅存於輯要者因輯要非小學家
所留心故蛾字之本義不明也蛾之爲物細而多與
螳同形故其字次於螳下又與莢蒿之子同形按凡蒿皆
多故莢名蘿蛾亦名羅按羅是蘿之假藉字蓋蛾如
子
兔絲名女蘿亦
多子而細者
古人凡蟲鳥草木同形者每同名如

爾雅釋艸莢曰蒺藜釋蟲蚰蛆曰蒺藜釋艸龍曰天

蒿釋鳥鷦曰天鷽

按說文鷽亦作蒿

釋木山梟曰諸慮釋蟲

奚相曰諸慮是也惟經傳螳蛾二字每溷用故今人每疑蛾卽螳字尔若無蠶桑輯要何以論蛾字之本義乎

說文無蛤字廣韻十六哈云蛤說文云黑貝鄭氏據此謂蛤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攷爾雅釋魚釋文云貽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蛤云黑貝也大才反據此則蛤字實出字林廣韻乃誤引字林爲說文

也

按王氏念孫謂爾雅貽字爲胎字之譌是也蓋胎爲良之段藉字說文云良灰良煤也與黑貝義合

說文無醕字宋寶萃酒譜引說文醕厚酒也鄭氏據此謂醕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攷詩伐木釋文云湑本又作醕思敘反舊之也此說與廣韻醕訓麓酒合則醕爲湑之俗體無疑惟玉篇云醕美酒也酒譜乃誤引爲說文而小譌尔此由未檢原書也

說文無禮字粹字初學記十三引說文祭豕先曰禮月祭曰粹藝文類聚同桂氏鄭氏據此謂禮粹是說文逸字愚按此說非也攷三代無祭豕先之典藉令

秦漢有此典亦與祭門行戶竈同科其字止當作槽而已豈祭門行戶竈字不從示而祭豕先字必從示乎必不然矣至祫字當爲卒字之譌蓋士喪禮三月而虞三虞而卒哭卒哭爲月終之祭故後人加示爲祫猶卒歲之作晬也且初學記引說文牡畜父也池者陂也句法皆與說文同何以此處引說文句法獨異是其誤引他書爲說文甚明藝文類聚特承初學記之誤爾

說文無聯字廣韻十二齊睽下引說文云目少睛睽

下引說文云耳不相聽王氏筠鄭氏珍據此謂目部
睽字當訓目少睛耳部別有睽字訓耳不相聽今本
說文逸奪說文校議則謂睽字當據韻會訓目不相
視廣韻睽字卽說文矐字愚按此二說皆非也攷諸
家睽字之說所以紛如聚訟者蓋謂目司視不司聽
目不相聽一語不辭且與睽字從目不合故廣韻則
改睽字之訓爲目少睛而別出一耳不相聽之睽字
韻會則改相聽爲相視今按眾經音義卷一云睽若
攜反廣倉目少精也說文目不相聽也

按盧本釋文
引說文同

據此則睽字一字二訓而廣韻睽字誤引廣倉爲說
文睽字形義爲以意改易斷然無疑矣然而王鄭二
家終信廣韻而不信眾經音義者則以未解目不相
聽一語也按說文云从相聽也从與從古今字說見前
從可言相聽然則聽亦可言相從目不相聽蓋謂目
不相從左傳或言惟命是聽或言惟命是從尤聽從
同義之明證也蓋兩目本同司視而一目少精不能
相從按少精據目之體言不能相從據目之用言蓋同一義則兩目非隔不通
正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一例故上離下兌之卦

名之曰睽若作目不相視則目與物乖隔而非目與目乖隔與睽卦之悖不合矣故目不相聽一語許君正切實發揮睽乖之義若僅言目少精則不顯矣乃後人反因是致疑不亦異乎

其餘𠂔爲𠂔之譌變見於說文義證借爲藉之譌變

闌爲營之譌變

按說文門部中字皆屬門言而闌字訓市垣其字本不從門甚明見

於說文新附攷廉爲謙之譌變列爲冽之譌變慘爲

操之譌變

按漢隸操每作慘臬參二形相溷隸辨言之詳矣顧氏詩本音云墨子一人奉水將

灌之一人慘火將益之大戴禮慘泥而就家人晏子春秋擁札慘筆操字皆作慘據此知操之譌作慘非

孤證矣此蓋由漢隸但見於說文段注訂亮爲諒之
取形近不顧六書所致
諒按眾經音義云諒今作亮又云諒或作亮則亮爲別體甚明
見於潛研堂集
此皆塙有證據固不得概指爲說文逸字也

唐人引說文舉例

唐人諸書所引說文近儒每據之以增減今本然徧
攷諸書所引實各有條例非盡今本說文譌奪亦非
盡諸書所引有誤也今試揭之于篇以待從事說文
者之參攷焉蓋諸家所引有字從隸體而解說引說
文者如爾雅釋文云籀說文云草大也說文無籀字

乃莛艸大也之譌

按釋文所以引莛字之解解莛字者蓋以莛爲莛之隸體而爾雅本

文作莛也若不知釋文此例必將謂爾雅本作莛或云釋文少說文作莛則字矣然總計諸書此例共有三十八字豈皆譌誤乎彙而錄之乃知此爲唐人引說文之通例矣其餘諸書引說文解隸體者放此

周禮釋文云扑說文父豆反說文無扑字乃支父豆

反之譌

按大徐說文仆音芳遇切仆與支同從論語卜聲則支字古有父豆一音不足怪也

釋文云餒說文云魚敗曰餒說文無餒字乃魚敗曰

餒之譌

按段氏據釋文改餒作餒蓋未詳釋文此例至華嚴音義謂飢餒當作餒餒飢當作餒則

說文並無餒蓋牛馬飢則須餒飢故飢餒之餒借爲餒飢之餒玉篇飢也飼也兩訓皆在餒字下是也華嚴音義之說

當本李陽冰

詩釋文云秣說文云食馬穀也說文無

秣字乃飮食馬穀也之譌易釋文云確說文云高至
說文無確字乃崔高至也之譌詩釋文云瀾說文云
水滿也說文無瀾字乃瀾滿也之譌書釋文云憤說
文云之二反說文無憤字乃墜之二反之譌後漢書
馬融傳李賢注引說文曰薤黃花也說文無薤字乃
薤黃華也之譌後漢書皇甫規傳注引說文曰塢小
障也說文無塢字乃隍小障也之譌後漢書虞詡傳
注引說文曰嘑傳言也說文無嘑字乃嘑傳言也之
譌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文曰衿交衽也說文無衿

字乃檢交社也之譌文選舞賦李善注引說文曰的
皦珠光也說文無的皦二字乃玃皦明珠色之譌文
選南都賦注引說文曰菰蔣也說文無菰字乃蔰一
名蔣之譌文選藉田賦注引說文曰趾基也說文無
趾字乃止下基也之譌文選陸機招隱詩注引說文
曰躊躕住足也躊與躑同說文無躊字亦無躑字乃
躑躕住足也之譌按司馬彪贈山濤詩引說文曰躑
躑爲躑之隸體更有明徵矣注家或以躑躕同據此則
躑字或以躑躕之解解躑字參差無定蓋以文選本
文或作躊或作躑不便改易而字義則同故皆以住
足訓之乃通例也至住足之住說文所無蓋駐字之

俗體眾經音義十七引字林復古編引說文皆作駐
足蓋其明證若夫文選引說文作瞋瞋住足也而今
本說文無瞋瞋二
字蓋今本謫奪也 文選送應氏詩注引說文曰寂無

人聲也說文無寂字乃宋無人聲之謫

左思詠史詩引作寂寂同

文選鸚鵡思元二賦注引說文曰嬉樂也說文無嬉

字乃僖樂也之謫

按眾經音義卷六云嬉說文作僖是尤嬉爲僖體之明證

文選

東京賦注引說文曰旂旂施流也說文無旂字乃游

旌旗之流也之謫文選文賦注引說文曰瞬開闔目

數搖也詠牛女詩注引說文曰瞬開闔目也說文無

瞬字乃瞋開闔目數搖之謫

按眾經音義卷二云瞋列子作瞬是尤瞬爲僖

體之明證然不知此例者謂文選兩引
皆有瞬字必以瞬為說文之逸字矣
文選閒居賦

注引說文曰衿元服也音均說文無衿字乃衿元服

也之譌按段氏鄭氏皆以衿為說文逸字竊謂文選

選引衿字仍訓元服則衿為衿之隸體明矣蓋衿作

衿有二故一以勻衿形近一以衿均同音也至儀禮

古文之均元左傳之均服皆衿之假藉字蓋以衿均

同音也閒居賦注引服虔云衿服黑服也即采左傳

服注知古本左傳有作衿服者至杜注訓均服為戎

事上下同服則已不知均為衿之假藉字矣若夫儀
禮注衿訓同也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蓋衿與元
散處則衿與元同訓衿與元聚處則衿不與元同訓
猶勦勞二字散處則勦亦訓勞聚處則勦訓甚而不
訓勞是也然鈕匪石謂衿為均之別體亦未明乎選
注之通
文選射雉賦注引說文曰狷急也說文無狷
列矣

字乃猥一日急也之譌文選歸田賦注引說文曰慄

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說文無慄字乃忼慨壯士不

得志於心也之譌

按曹植贈徐幹詩注仍引作忼慨各從本文至今本說文無於心二

字當是譌奪

文選文賦注引說文曰慄慄寒也說文無慄

字乃凜寒也之譌

按寡婦賦注引說文仍作凜凜寒也尤足以證慄字為隸體注者或

引作慄或引作凜蓋隨文選本文轉移注者無成見也蓋其引說文之悞重在字義不重在字體文

選西京賦注引說文曰數捕魚也說文無數字乃漁

捕魚也之譌文選羽獵賦注引說文曰拯上舉也說

文無拯字乃拊上舉也之譌

按段氏改拯為拊蓋由不明唐人引說文有此

例至易釋文所云子夏作拊者蓋謂王本用隸體子夏本用說文體也所云字林云拊上舉者當是誤記說文為字林如悸心動也出說文而眾經音義卷十二十八云說文悸氣不定也字林心動也是也不然選注不當引文選上林賦注引說文曰批擊也說文作上舉也

無批字乃攙反手擊也之譌按笛賦注引作攙反手擊也尤足證批字為隸

體文選西都賦注引說文曰拖曳也說文無拖字乃

拖曳也之譌文選海賦注引說文曰掣引而縱也說

文無掣字乃瘳引縱曰瘳之譌文選寡婦賦注引說

文曰輻喪車也說文無輻字乃輻喪車也之譌按段氏改

輻為輻蓋未詳選注此例文選西京賦注引說文曰墮落也說文

無陟字乃侈落也之譌史記武帝紀索隱引說文云
幹井橋也說文無幹字乃韓井垣也之譌眾經音義
卷二十二云說文嘶悲聲也說文無嘶字乃嘶悲聲
也之譌眾經音義卷一云說文撐拄也說文無撐字
乃檜表柱也之譌按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眾經音
說文作撐柱也各從本文義卷十一云檠棗如充反說文似柿而小說文無檠
字乃檠棗也似柿而小之譌按今本說文無而小二
字當是譌奪然鄭氏據
音義謂檠是說文逸字則非矣攷文選子虛賦注引
說文曰檠棗似柿而小名曰檠而充切據此則佛經
之檠棗即說文之檠棗明矣選注云名曰檠者蓋謂
檠棗俗名檠棗即小顏漢書注所云檠棗即今之檠

東是也博字所以變為標字者蓋因粵眾經音義卷

十八卷二十二云痲蘇豆反說文痲逆氣也說文無

痲字乃欬逆氣也之譌按鄭氏據音義謂痲是說文

此例攷音義卷十五云欬痲苦戴反說文逆氣也下

又作軟同卷十九云氣痲蘇豆反說文欬逆氣也欬

音苦代反據此二引則說文止有欬字無痲字甚明

莊氏析謂音義引欬字解以訓痲字是也然元應謂

痲字為欬字之變體實亦小誤攷周禮嗽上氣疾與

音義痲逆氣也合而周禮釋文云嗽本亦作軟音義

十五云痲又作軟同知痲與嗽皆為軟之隸變元應

不敢引說文軟吮也解之者蓋未詳欬兼稱軟之義

也按人氣上逆則含吸不能吞吐故欬兼眾經音義

名軟音義引通俗文云含吸曰軟是也

卷七云說文鼃壯大也說文無鼃字乃彘壯大也之

譌眾經音義卷六云焚燒田也說文無焚字乃焚燒
田也之譌眾經音義卷四云說文撼搖也說文無撼
字乃撼搖也之譌眾經音義卷十九云說文擺兩手
振擊也說文無擺字乃摔兩手振擊也之譌按今本
說文無
振字當
是譌奪凡此皆字從隸體而解說引說文者也復有
字從相承俗解而解說引說文者如左傳釋文云駢
說文云并脅也按說文駢駕二馬也不訓并脅蓋駢
并脅也之譌按釋文不云駢說文作駢而即引并脅
解之者蓋以經傳駢脅之駢俗相承假
借作駢故即引駢字之解解駢字也即毛傳以本字
釋假借字之例也若不知釋文此例則必將云左傳

字本作𨔵或云釋文少𨔵說文作𨔵五字矣其餘諸書引說文解相承俗解之字者放此易釋文云連說文云泣下也按說文瀾或作漣大波爲瀾不訓泣下蓋漣泣下也之譌易釋文云說說文云解也按說文說說釋也一曰談說不訓解蓋挽解挽也之譌文選顏延年應詔詩注引說文曰溫仁也按說文溫水出犍爲涪南不訓仁蓋溫仁也之譌文選羽獵賦注引說文曰凌越也按說文𨔵或作凌久出也不訓越蓋凌越也之譌文選上林七發注引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按說文扶左也不訓扶疏四布蓋扶疏四

布也之譌文選西京賦注引說文曰營惑也按說文

營市居也

按營卽闌之正體故訓市居蓋市人之居每兩面環繞故營有環繞義段氏改市爲

市失古義矣

不訓惑蓋營惑也之譌文選五君詠注引說

文曰懷藏也按說文懷念思也不訓藏蓋褻一曰藏

也之譌

按西京賦注仍引作懷念思也則李氏非不知懷不訓藏特以字從俗解爲注書通例也

文選思元賦注引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爲婉按說

文婉兔子也婉疾也不訓生子二人俱出蓋雙生子

齊均也之譌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曰慨太息也按

說文忼慨壯士不得志也不訓太息蓋愀大息也之

言二卷之三
三
譌文選江賦注引說文曰演水脉行地中按說文演
長流也不訓水脉行地中蓋演水脉行地中演演也
之譌文選琴賦注引說文曰津液也按說文津水渡
也不訓液蓋盡氣液也之譌文選勵志詩引說文又
曰漠寂也按說文漠北方流沙也不訓寂乃嘆喟嘆
也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說文曰騰水超涌也按說文
騰傳也一曰騞馬也不訓水超涌蓋滕水超涌也之
譌文選西都賦注引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
也按說文隩水曲崖也不訓四方之土可定居蓋隩

四方之士可定居者也之譌

按今本說文少之定史者三字當是譌奪

記平原君傳索隱引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按說文

錄金色也不訓隨從之貌蓋錄隨從也之譌

按廣韻一屋引

史記亦作嫪嫪則此錄字或後人傳寫之譌然注家固有此例也

眾經音義卷四卷

十二云說文酷急也按說文酷酒厚味也不訓急蓋

譽急告之甚也之譌眾經音義卷十七云說文汲汲

急行也按說文汲引水於井也不訓急行蓋汲急行

也之譌

按卷十三引作汲亦有引作汲者蓋各從佛經本文

眾經音義卷四云

說文踵相迹也按說文踵追也不訓相迹蓋踵相迹

也之譌眾經音義卷四云說文輶堅也按說文輶車

輶釶也不訓堅蓋取堅也之譌

按說文取讀若鏗鏘之鏗輶讀若論語鏗

尔舍瑟而作故假藉通用

眾經音義卷十三云說文衆謂牛鼻環

也按說文衆攘臂繩也不訓牛鼻環蓋衆牛鼻中環

也之譌眾經音義卷一卷三云攬爪持也按說文攬

扒也不訓爪持蓋攬爪持也之譌眾經音義卷二十

二云說文角平斗斛也按說文角獸角也不訓平斗

斛蓋斛平斗斛也之譌凡此皆字從相承俗解而解

說引說文者也復有誤引此字之解說爲彼字之解

說者如易釋文云掣說文作習云角一俯一仰按說
文習一角仰也不訓角一俯一仰此乃觥角一俛一
仰也之譌蓋誤引觥字之解說爲習字之解說也按說

文習一角仰也疑亦有誤蓋既是一角仰則必有一
角俛矣與觥字角一俛一仰之解何異蓋說文原本
當作觥二角仰也與爾雅皆踊觥同義蓋皆踊者謂
二角皆踊躍向上也傳寫者誤二爲一遂與爾雅不
合文選秋興賦注引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髟按說文

髟長髮焱焱也不訓白黑髮雜此乃鬣須髮半白也
之譌蓋誤以鬣字之解說爲髟字之解說也文選西
征賦注引說文曰徽大索也按說文徽衰幅也一日

三糾繩也不訓大索此乃纍一曰大索也之譌蓋誤以纍字之解說爲微字之解說也文選思元賦注引說文曰無輻曰軫按說文軫車輻閒橫木不訓無輻此乃輪有輻曰輪無輻曰軫之譌蓋誤以輪字之解說爲軫字之解說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說文曰杳杳篠也按說文杳冥也不訓杳篠此乃篠杳篠也之譌蓋誤以篠字之解說爲杳字之解說也

按卽據注云杳與窈同亦

當引窈字之解說訓深遠不當訓杳篠也其爲誤引無疑

曰輦覆衣大巾也從巾般聲或以爲首飾按說文輦

選吳都賦注引說文曰踣躅也材律切屮折傷也女
六切踣字篆文解說本說文屮字不本說文文選魯
靈光殿賦注引說文曰踣長跪也欺猥大首也踣字
篆文解說本說文欺猥不本說文文選江賦注引說
文曰澗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爲之澗字
篆文解說本說文筌字不本說文文選雪賦注引說
文曰紈素也冶妖也紈字篆文解說本說文冶字解
說不本說文文選舞賦注引說文曰哇諂聲也於佳
切咬淫聲也烏交切哇字篆文解說本說文咬字不

本說文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窳坎中小坎也徒

感切巖深巖也說文曰巖岸也巖窳不平也窳巖

指弟

二巖字言

二字篆文解說本說文巖與巖窳三字解說不

本說文長笛賦注又引說文曰碓舂也都隊切灋水

注聲也士咸切碓字篆文解說本說文灋字不本說

文文選七發注引說文曰臙腴易破也昌芮切

按說文無

臙字蓋臙字之譌

臙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

切臙醲二字篆文解說本說文臙字不本說文凡此

皆上字引說文下字不引來歷非卽說文者也

按畢氏說

文舊音鄭氏說文逸字皆據選注以鹹嚼咬澆四字
爲說文逸字然洵如此說則勗猓筌脰四字亦爲說
文逸字矣及攷長笛賦注七發注二條第一習字引
說文第三巖字引說文而第二巖字不引來歷第一
巖字引說文第三釀字引說文而第二脰字不引來
歷則知上字引說文而下字不引來歷非盡爲說文
矣何也第三字重引說文正以第二字非說文也若
弟二字亦爲說文則弟三字何必重引說文乎以此
推之餘復有兩字同在一處下字引說文上字連類
字可知

而及非卽說文者如眾經音義卷二十二云說文瀉

瀹西方鹹地也瀹字篆文解說本說文

按說文作瀹
隸體譌變作

瀹瀉字因瀹字連類而及不本說文眾經音義卷二

十二云說文闐闐市門也闐字篆文解說本說文闐

字因闕字連類而及不本說文凡此皆下字引說文

上字連類而及非卽說文者也

按鄭氏據音義以闕爲說文逸字然以爲

適一條例之知非逸字矣其餘如文選南都賦注引說文曰罪嵬山石高而不平也魏都賦注引說文曰窈窕深遠也羣字窈字雖說文所有然羣字不訓山石高不平窈字不訓深遠蓋亦連類而及者

復

有誤引他書爲說文者如初學記刑罰篇云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按說文荆罰羣也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不與初學記所引同攷羣經音義引春秋元命包大略與初學記所引說文同則此條蓋誤引春秋元命包

爲說文也詩釋文云刀說文作𦨇正義云𦨇小船也

按說文無𦨇字攷廣雅云𦨇舟也初學記引埤倉云

𦨇吳船也與釋文正義合則此條蓋誤引廣雅埤倉

爲說文也

按段氏嚴氏據釋文正義以𦨇爲說文逸字愚按釋文云字書作𦨇說文作𦨇則其

誤記他書爲說文顯然矣蓋說文無𦨇字而有𦨇字既誤記說文爲字書遂誤以字書爲說文矣然說文

𦨇字不音刀不訓小船且玉篇云𦨇小船而𦨇字無訓釋廣韻則云船吳船而無𦨇字據此則釋文𦨇字

爲誤記而正義承釋文之誤無疑矣

詩釋文云駭說文作𦨇按說文無

𦨇字攷爾雅云豕四蹄皆白𦨇與釋文合則此條蓋

誤引爾雅爲說文也

按豕四蹄皆白駭者蓋以此豕易駭箋云白蹄其尤躁疾者知

鄭所據爾雅作駭也詩釋文云詵眾多也說文作𦵏按說文無

𦵏字攷廣雅釋詁云𦵏多也與釋文合則此條蓋誤

引廣雅爲說文也按說文詵引詩詵詵今則說文

之貌駢訓馬眾多貌則𦵏不出說文無疑詩釋文云𦵏說文云𦵏也詩正

義云𦵏𦵏也草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

似若𦵏人嘗臥室故字從尸按𦵏字不見說文攷眾

經音義與韻會所引楊承慶字統大略與釋文正義

所引說文同則此條蓋誤引字統爲說文也左傳釋

文云繩說文作繩按說文無繩字攷廣雅釋詁云繩

譽也與釋文合則此條蓋誤引廣雅爲說文也

按桂氏鄭

氏據釋文以誨爲說文逸字然左傳正義云繩字書作誨則正義亦不以誨爲說文蓋繩爲純之假藉字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此繩字與文王之德之純同義此其證也蓋純字或訓美或訓好皆與譽同義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曰幹本也按說

文無幹字幹亦不訓本攷廣雅釋詁云幹本也與選

注合則此條蓋誤引廣雅爲說文也

按文賦仍引作廣雅尤其明證

眾經音義卷十三云勦說文作魑健也十五云勦說

文作魑捷健也按說文無魑字攷廣雅釋詁云魑健

也與音義所引說文合則此條蓋誤引廣雅爲說文

也按段氏鄭氏據音義以𨾏爲說文逸字然攷十九作勦勇十三作𨾏勇十五二十作勦疾卷五作𨾏捷則勦之正字實當作𨾏音義誤記廣雅爲說文者蓋因廣雅𨾏𨾏二字俱訓健故也且二十云勦說文作𨾏同廣雅𨾏健也聲類𨾏疾也捷也字引說文而解引廣雅聲類者正以說文𨾏字不訓健捷也至三十五不引廣雅聲類乃凡此皆誤引他書爲說文詳略互見蓋音義之通例也復有當時引說文本不誤因後人展轉寫刻而誤者如詩釋文云隤說文作頽按頽爲頽之俗體人所共知陸氏旣引說文何至作頽蓋釋文本作頽後人傳寫誤作頽也文選顏延年始安郡還都詩注引說文曰氛亦氛字也按同此氛字何必引說文以釋之

蓋文選字本作霧故李氏引說文霧亦氛字釋之逮
後文選本文誤作氛于是傳寫者不知注引說文之
意而作氛亦氛字矣文選思元賦注引說文曰藹古
花字本誤作藹按說文無藹字且注旣云藹古花字
何以又云本誤作藹蓋此因文選本文作葩而別本
有誤作藹者故李氏引說文釋之曰葩古花字本誤
作藹今注作藹古花字者蓋後人傳寫譌誤也文選
景福殿賦注引說文曰樞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
也扁與樞同按說文樞部方木也不訓署門戶卽李

氏誤記𣎵字訓署門戶亦不必云扁與𣎵同蓋此因
文選本文作𣎵而𣎵字訓方木與文選文義不洽故
李氏引說文釋之曰扁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之
文也𣎵與扁同蓋謂文選𣎵字與說文扁字同義也
傳寫者不知注引說文之意于是𣎵扁二字互譌矣
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
字通按說文靡披靡也糜糝也皆與注不合蓋此因
文選本文作糜而糜字不訓爛故李氏引說文以釋
之曰糜爛也糜與糜古字通蓋謂文選糜字與說文

廢字同義也據注上文引楚辭子胥諫而糜軀則文
選字本作糜不作靡有明證矣逮後文選本文誤作
靡于是傳寫者遂誤注中廢作靡而糜糜二字亦誤
倒矣文選鮑照詠史詩注引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
通按說文希疏也不作希蓋此因文選字本作希而
希字說文所逸故李氏引說文以釋之曰希疏也希
與稀通蓋謂文選希字與說文希字同義也若文選
字本作稀則注但引說文希疏也釋之足已何必云
希與稀通哉據此知今本文選本文之稀與注中希

疏也之希皆後人傳寫所譌誤也文選高唐賦注引
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干芊古字通按說文無
芊字惟新附有之即李氏從隸體作芊則說文曰三
字下亦當有芊字蓋此注本引說文曰裕望山谷裕
裕青也干裕古字通傳寫者少見裕字于是遂誤裕
作俗而下文三裕字亦誤作芊矣凡此皆當時引說
文本不誤因後人傳寫而誤者也其餘或說文字本
繆而所引從略或說文字本少而所引增多或說文
本爲兩句而所引約爲一句或兩處同引此字而所

引詳略互殊或上句引說文而下文連引他書或所
引說文解說爲今本所無而不知果何所本條例紛
繇輒難盡述然則唐人所引說文固有足以訂正今
本者而其采擇不亦勦難乎若夫玉篇廣韻所引說
文有唐以前人引者有唐以後人引者尤難一一分
析今故略而不識

說文發疑第六

安吉張行孚乳伯述

釋𠄎

易坤卦經典釋文云坤本又作𠄎𠄎今字也夫古今文字大抵由疏而密則𠄎字宜爲古文而釋文云𠄎今字者蓋漢儒傳易施孟梁邱及京氏易謂之今文漢學官所立及熹平石經是也費氏易謂之古文馬季長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所注是也據漢碑及後漢書張興楊政學梁邱易張遷戴憑孫期樊英學京

氏易則東京諸儒所習不抵皆是今文而諸漢碑及前漢書律麻志坤字皆作𠄎絕無作坤者則𠄎爲今文無疑陸元朗生於隋唐間而隋書經籍志尙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唐書藝文志尙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則熹平今文易陸氏尙及見之釋文繫辭出洗心二字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此其明證故曰坤本又作𠄎今字也且唐書云今字石經與陸氏所云今字正合則隋唐人謂今文爲今字尤其塙證玉篇云𠄎古坤字者蓋據文字之古今言非據

經文之古今言

玉篇以當時所行者爲今以所不行者爲古蓋當時已用王輔嗣易熹平

石經久不行也

故與釋文不同非其言有悖也乃毛氏居正

六經正誤謂《古坤字以陸氏釋文爲誤而盧氏紹弓且改釋文《本作坤坤今字也是直忘乎漢人傳經之家法矣不亦顛乎且釋文《字卽川字據玉篇及五經文字川字皆作《而玉篇《字注云注瀆曰川可證按玉篇古猷字作《古澮字作《則《卽川字無疑其曰《古爲坤字者蓋謂古以川字爲坤字也且漢魏碑如孔龢堯廟史晨孔羨衡方郁閣頌諸乾坤剝坤坤兌坤靈字或

作𠂔或作𠂔或作川皆與川字書法無異而堯廟碑
坤字與川字皆作川尤足爲𠂔卽山川之川之明證
釋文字作𠂔者正與玉篇五經文字川字作𠂔相合
王氏引之所謂川字篆文作𠂔故隸亦作𠂔是也乃
毛氏居正鄭氏樵等攷之不覈或謂𠂔作六段象小
成坤卦或謂坤卦之三必縱寫而後成𠂔字而盧氏
紹弓亦謂坤字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王氏譏其
爲曲說所惑信矣然王氏又謂乾坤字正當作坤其
作𠂔者乃是借用川字雖其說根據說文而愚尙以

爲非三聖之古義何也凡八卦最初一義皆與字義

相合如乾字說文云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其字

義與易乾健也合

按說文謂乙象陰乞尙強而欲乙乙上出夫陰氣尙強而欲乙乙上

出健之意也是乾字有健義且乾字從軌得聲軌者日始出軌軌也是亦最剛健之意蓋乾雖以軌爲聲亦兼會意所謂聲近者義必通也坎字說文云陷也其字義與易坎

陷也合兌字說文云說也其字義與易兌說也合

按說

爲悅之本字說文無悅字

震字說文云劈歷振物者其字義與易

震動也合

按物爲劈歷所振則動是震有雷義亦有動義

艮字說文云很也

從目從匕猶目相比不相下也其字義與易艮止也

合

按兩不相下有止而不動之象是艮有止義

𡗗字說文云巽也其字義

與易𡗗入也合

按𡗗今易作巽說文謂易作𡗗其義與巽同說文云巽具也具共置也入

內也按內今作納與置義近是巽有入義

惟離字說文云離黃倉庚也其

字義與易離麗也不合坤字說文云地也其字義雖

與坤爲地之象合而與坤順也之義亦不合夫坤之

字義爲地猶可曰坤有地象坤爲坤卦之本字也至

離爲離黃則與卦象縣絕猶得曰離爲離卦之本字

乎況坤字雖與爲地之象合然何以餘六卦皆以卦

德爲言坤卦獨以卦象爲言然則離與坤二卦其爲

假借字無疑矣蓋嘗鉤稽字義麗一訓麗皮麗皮者
兩鹿皮也其古文作丽有分離附離二義按丽字象
兩鹿皮卷
而附合之形故愚謂麗皮之麗當作與離卦麗也之
丽麗者兩鹿旅行也餘詳見離字篇義合故愚謂離卦之本字當作丽川訓貫穿通流水
謂水至川則貫穿通流而無所礙段氏說文順字注
所謂川之流順之至也川有順義故順字以頁川會
意而其餘馴訓馬順訓訓說教字之有順義者皆以
川爲聲所謂聲近者義必通也故川字與坤卦順也
之意合而爲坤卦之本字至川之所以借用坤字者

蓋因與山川字易溷而川字與坤字音近

段氏謂同在十三部

例得假借也或謂坤字說文云易之卦也從土從申

土位在申則坤明爲卦之本字而川明爲借字不知

漢儒傳經各據師承說文以坤爲本字蓋其所據爲

孟氏易故土位在申用孟氏卦氣消息說

按卦氣消息之說出

於孟氏荀慈明說卦注云坤以藏之建申之月此言八卦用事之位本於孟氏者故許氏亦同此說若

謂當時易本盡作坤字則漢碑坤字何以皆作《絕

無作坤者而左傳其坤釋文亦作《可見漢易作《

之本正多釋文所謂今字正據熹平石經言之也乃

段氏反謂坤爲易經特造字則漢諸儒何以不皆從
作坤之本而所用𠩺字適與諸卦之字一例也蓋嘗
尋繹音義申字與坤字聲近申在十二部坤在十三部坤字從土
申聲許氏以坤字從申適與孟氏卦氣消息合因以
坤爲卦之本字然試思倉頡果爲易特造字何以乾
卦及餘卦皆未嘗特造字而惟坤卦特造一字也此
亦足以知其說之穿鑿而無當矣王氏於餘說皆闕
其謬而此說獨信之甚管毋亦未揣其本也歟

釋雅

詩之六義一曰雅大序云雅者正也凡劉熙釋名釋爾雅名義及張晏漢書注釋雅字皆同此訓愚按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秦謂之雅从佳牙聲詩小弁毛傳云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爾雅鸞斯郭注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小爾雅云純黑返哺者謂之慈鳥小而腹下白不返哺者謂之雅鳥參此數說雅者蓋卽今江東麥下種時成羣而來啄麥子者是也夫雅旣爲鳥名而於正字之義又無可引伸故段氏謂雅字訓正屬假借然則風雅之

雅其本字若何謹按劉氏台拱謂雅之爲言夏雅夏
古字相通引孫卿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
安雅及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爲證
而荀氏申鑒左氏三都賦亦有音有夏楚之語蓋謂
音有夏音楚音之別也然則風雅之本字當作夏字
無疑矣爾雅之本字同雅知當爲夏者按說文云夏中國之
人也所謂中國者以天下言之則中原爲中國以列
國言之則王都爲中國猶公羊傳稱魯爲內稱列國爲外詩民勞篇毛傳云中國
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尤爲明證劉氏所謂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

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是也

夏訓中國而詩序及釋名訓夏爲正

者郝氏懿行謂中正義同故文選東京賦注云正中也且爾雅云殷中也廣雅云殷正也爾雅云齊中也易繫辭集解引王肅曰齊猶正也則春秋時楚鍾儀凡訓爲中者皆可訓爲正其明證也

琴操南音范文子謂之樂操土風則詩之名風者其爲列國之士風明矣故班孟堅條各國之風俗必以風詩明之而總括之曰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卽詩正義亦言詩體旣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蓋詩之所以名風者雖亦包民風而言實以其爲列國之上音也詩之所以

名雅者雖亦包王政而言實以其爲王都之正音也
夫雅詩莫非王朝公卿所作故據小序凡二雅之詩
非君燕臣勞臣遣臣卽臣美君刺君而風詩則凡民
間之勞人思婦文人學士雜廁其間故漢書食貨志
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公羊傳何邵公注則
謂男年六十婦人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在民間
采詩蓋風詩雖未必與夏音縣殊而要不能無少乖
盭故孔子言詩書執禮及周公釋詩書言語皆必近
乎夏音鄭君釋論語雅言所謂正言其音劉熙釋爾

雅名義所謂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皆雅字之塙解而阮氏元所謂雅言者官話也爾雅者言之近官話者也尤足發明雅字奧義自風雅之文義不明後之說詩者有以小雅賓之初筵及大雅之抑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矣又有以小雅之谷風爲朋友相怨之詩矣又有以蓼莪爲孝子不得終養北山爲大夫行役之詩矣又有以楚茨信南山甫田諸篇爲公卿大夫宗廟方社之詩矣不知衛武公所以得列於雅者正以武公仕於王朝作此二詩陳於王前

借已身以爲風刺也若非陳於王前而爲王朝之正音則此二詩何不與淇奧同列於衛風而雜側於二雅也且列國之詩果得雜側於二雅則淇奧同爲衛武公詩何以又獨爲風詩也況據蕩之篇則厲王之涵酒實有明證武公之飲酒悔過其借已身以爲風刺何疑至於谷風蓼莪北山諸篇其於刺王雖無明證然諸詩苟非陳於王前而爲王朝之正音則谷風與衛風之習習谷風蓼莪與唐風之鶉羽北山與唐風之陟岵其辭氣約略相類何以此必爲雅而彼必

爲風辭氣相類而風雅分別部居者正以其一爲列國之士風一爲王朝之夏音也且雅之所以異風與頌者不惟其音而已抑又有其指焉蓋采自列國及王國之民間者謂之風陳於王朝而以爲美刺者謂之雅薦於郊廟而形容盛德者謂之頌惟然故頌與雅雖同爲王朝之正音卽風詩中公卿大夫所作亦或有合夏音者終判然不能相溷卽二南爲王化之基終以其音體之不同而未嘗名之爲雅也若如後儒之說以楚茨信南山甫田諸篇爲公卿祭宗廟方

社之詩而未嘗因以諷諫王序所謂刺者乃諷諫之義非徒昭王之不善後

儒不信諸詩爲刺王者或誤會刺字爾則諸詩正與周頌豐年載芣良

耜相類何以此必爲雅而彼必爲頌由雅頌必不相
溷思之亦可以知諸詩爲刺王之作矣或曰風雅頌
之別固然矣然王風亦王國之詩自當其名爲雅何
以雜側於風而先儒服鄭等且有王室不能復雅衰
微而列於風之說也曰雅之與王風亦音與體爲之
也蓋周初夏音據西周鎬京而言鄭君詩譜所謂小
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是也隸平王東

遷音與地移不復西都鎬京之舊所以夏音不作相傳謂之不能復雅前此幽厲雖暴而夏音如故者正以王都尙在鎬京也至於黍離一篇雖亦西周之詩然已采自民間則其體已爲風所以相傳云降而爲風也然其體雖降而其音則終不改故其後秦得鎬京之地其詩遂有夏聲左傳季札觀樂篇此之謂夏聲服子慎所謂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後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

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也

按秦國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

狩之事雖始於秦仲至於作爲詩歌與諸夏同風而有夏聲實自襄公列爲秦伯而有西周之地始故服氏謂車鄰駟鐵小戎之歌乃襄公所追錄其先人而非其先人所自作此其說之界限分明真所謂一字千金者乃杜注改之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一若秦仲時卽有夏聲者不知秦仲未得西周之地何自遂有夏聲杜氏竊服之說而遺其精微貌似簡明實爲點金成鐵後儒不察廢服注而用杜注真所謂棄蓋其始所謂周鼎而寶康瓠者古學湮沒良可浩歎

不能復雅降而爲風與夫秦之夏聲皆據詩之音與體言之故季札觀樂又曰其周之舊蓋謂秦風猶是周之舊音也逮後儒展轉相傳不達東遷以後雅降

爲風之故又疑秦之夏聲非卽周之雅聲所以附會
支離或謂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故貶之謂之王國
之變風然試思雅貶爲風果何人爲政乎如謂孔子
貶之則季札觀樂在孔子前當時已有王風如謂時
王自貶之則晉文請隧襄王尙以王章黜之況詩之
爲風爲雅進退自由何以無故抑然自貶是其說之
乖謬已甚宜夫宋以來儒者不然其說也惟卽經傳
相通之故而推尋之則東周之所以有風無雅與及
秦之夏聲卽周之雅聲

按秦風雖有雅聲而不得名
之爲雅者以其采自列國其

體固爲風也蓋風雅之別固合音與體言之固皆灼然無疑又何彼此異

說之紛紛哉或又曰王風之迥殊於雅抑然矣然頌與雅雖其作詩之旨有異然究同爲西周之詩則頌之所以異於雅者果何在也曰頌之與雅不特雅爲陳於王朝頌爲薦於祖考作詩之旨不同而已攷諸經傳凡儀禮所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禮記所謂下管新宮鄭氏謂新宮爲逸雅左傳所謂歌彤弓歌文王之三國語所謂歌

文王大明緜凡歌二雅之詩大約止用琴瑟笙管而
已從未有言用金奏者亦從未有言用舞者阮氏元
所謂風雅但弦歌笙間不必爲舞容是也按儀禮瑟
升而歌鹿
鳴三篇知鹿鳴三篇用瑟也笙入而樂南陔三篇知
南陔三篇用笙也間歌魚麗笙由庚知魚麗由庚六
篇間用瑟笙也又凡笙詩或言奏或言樂無專言歌
者而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
三別歌於金奏而文王與鹿鳴同言歌則知左傳國
語專言歌者皆止用瑟可知郊特牲所謂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是也蓋言歌則瑟在其內故以歌對匏
竹也儀禮間歌魚麗笙由庚蓋謂瑟歌與笙歌相
間鄭注云謂一歌則一吹似魚麗三詩爲徒歌者
其說殊未分明夫徒歌謂之謠何爲與笙歌相間乎
斯不然矣傳記言用金奏言用舞之詩大約皆是
頌如禮記

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國語所謂金奏肆夏繁遏
渠據周禮注呂玉叔則肆夏卽時邁也繁遏卽執競
也渠卽思文也禮記所謂晁而舞大武據左傳毛傳
則大武爲武桓賚總名卽於皇武王綏萬邦文王旣
勤止諸篇是也禮記所謂成童舞象下管象舞左傳
所謂舞象據毛傳鄭賈注則象舞卽維清也儀禮所
謂若舞則勺禮記所謂學樂舞勺據毛傳鄭注則勺
爲酌異字卽於鑠王師一篇是也周頌其弁一篇其
爲金奏與舞有明證者已有八篇其爲瑟歌有明證

者止清廟一篇而已其餘言舞者復有箛舞萬舞箛舞諸名言金奏者復有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諸名據昔人言諸夏皆是周頌篇名則頌雖同爲西周之詩其歌詩時之器用儀文固大有別豈得溷名爲雅哉且歌頌必舞而歌雅不必舞者蓋二雅雖有歌詠祖德之詩不過述祖德以警戒時王而已若頌則美盛德之形容非舞則祖考之形容不能彰著故其詩名之曰頌說文云頌皃也頌皃者卽今所謂容皃容爲假藉字而頌爲本字也至歌頌

或言金奏或言舞乃互文見義金奏或有不舞舞時
未有不金奏者阮氏元所謂三頌是舞容歌者舞者
與樂器全動作是也然則頌之名實取義於舞非雅
之取義於音者所得同已或又曰頌之與雅誠然也
然豳風之什皆周公及王朝卿大夫所作而七月鴟
臬二詩又明明陳於王朝者則其音其體皆與雅合
何以又名之爲風也曰豳風七月一篇以其陳民間
之事名之爲風固不待言若其餘諸篇體例絕與風
異洵屬可疑然愚竊自有凡說焉蓋嘗參稽周禮有

豳風豳雅豳頌之說古人或三分七月以配或以七月爲豳風楚茨諸篇爲豳雅良耜諸篇爲豳頌然愚謂七月豳風也鴟臬託物諷王與小宛小弁板蕩柔桑相類東山愷旋勞歸與出車杜杖相類豳雅也破斧伐柯九戩狼跋周大夫美周公與武酌桓泮水閟宮相類豳頌也此說雖絕無依據近於穿鑿然與其一詩而分爲三及舍豳詩而別求雅頌似不若此說切近且如諸儒之說則鴟臬以下諸詩縣而無著何如分配之適與雅頌二體相印合歟若謂諸詩果爲

雅頌當時何以絕無表識則鄭氏三分七月古亦未嘗有所表識也愚故因發明雅字而類及之

釋離

經傳離合字皆作離按說文離从佳离聲云離黃倉庚也是離爲鳥名而非離合之本字也然則離之本字若何謹按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從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又云丽古文麗字士冠禮束帛儷皮鄭注云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士昏禮束帛儷皮鄭注云儷兩也兩皮爲庭

實皮鹿皮曲禮離坐離立鄭注云離兩也又白虎通
麗皮皆作離皮合諸說參之然則離爲段字而麗爲
本字也蓋麗皮者合兩皮爲一既有兩分義亦有附
合義卽鹿旅行亦有此兩義故如曲禮離坐離立中
庸可離非道取兩皮中分之義也詩雉離于羅月令
宿離不貸取兩皮附著之義也卽易離麗也日月麗
乎天亦取兩皮附著之義蓋八卦之離亦假字也不
然如坎陷也兌說也凡卦義皆與字義相同何離字
獨與卦義迥異也

以此論之可見抱經堂周易集解
改離爲离爲無據拜經日記闢之

當矣蓋高訓山神與麗字義不相涉而古人亦願既
無借用高字爲離合附離字者餘互見《字篇》願既
以麗爲離之本字竊謂當以兩鹿皮爲本義而以鹿
旅行爲引申義蓋麗字既从鹿麗則必先有麗字後
有麗字而兩字則象兩鹿皮附著之形非象兩鹿旅
行之形王氏筠所謂麗字以麗皮納聘爲本義旅行
爲引申之義以麗之形知之是也按昏義疏云太昊
制嫁娶麗皮爲禮
蓋古禮止有儷皮而已逮後以儷皮爲簡始有束帛
故束帛乃儷皮遺制也儀禮束帛注云束帛十端也
周禮純帛無過五兩注云五兩十端也疏云古者兩
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雜記束五兩
注云兩兩卷疏云兩箇共爲一卷是束五兩也然則
儷皮之制亦必兩端相向卷之以兩箇爲一卷而象

麗字之形觀圖畫兩端相向而卷之物可證也蓋兩
端相向故有分離義共爲一卷故有附合義段氏不
溯其本以麗爲旅行之象其義疏矣且說文旣以旅行訓麗而於从鹿
而聲之後復云麗皮納聘其意未必不以旅行爲麗
字之本義而以麗皮爲麗字之本義也況以古人假
借之例推之當借離爲麗之始麗字必猶作麗何也
凡古人不用本字而用借字必因本字稀疏易譌因
借一點畫繇密字如借於爲于借舊爲久是也若當
時已作麗字則已非麗字之稀疏矣古人何必借用
離字也蓋其始麗與麗或爲兩字而後人見經傳皆

作麗無作丽者因以丽爲麗之古文

如气與氣距與距古爲兩字今

皆溷爲一字而許氏承襲其說分其義而不分其字未可

知也或謂說文云麗艸本相附麗土而生易曰百穀

艸木麗於地據此則附麗之麗本字當作麗說文又

云𡵓圻也从支从厂厂之性圻果孰有味亦圻故謂

之𡵓許其切據此則分離之離本字當作𡵓愚按說

文之字有古初通用之字

此古初指商周前說

有後來專造之

字

此後來指商周說

丽爲古初通用之字故兼有附麗分離

二義麗爲後來專造之字止有附麗義無分離義離

卦之離兼包二義知古初必用丽字無疑此猶類之
與禴類可爲同類類祭通用之字禴不可通用爲同
類之字柴之與柴柴可爲柴薪柴望通用之字柴不
可通用爲柴薪之字也至𡗗字據形亦爲古字然經
典絕不見此字且亦不能包附麗一義則非經典本
字可知矣若夫儀禮古文作離今文作儷乃後人不
知文義而加亻作儷更無足論蓋說文儷訓𡗗儷於
附麗分離二義無一合矣

釋舊

經典新舊字皆作舊攷說文云舊鴟舊卽爾雅怪鴟
郭注廣雅謂之鴟鵂王氏引之謂頭似貓而夜飛揚
州人謂之夜貓蓋卽吾鄉所稱貓頭鳥也舊旣是鳥
名則經傳用爲新舊者乃是段字非其本字也然則
舊之本字若何謹案書無逸舊勞於外舊爲小人史
記舊皆作久史記集解引鄭康成書注云舊猶久也
引馬融注亦云久爲小人然則舊音與久通而舊爲
段字久爲本字明矣久聲惟與舊通是以說文龜字
云舊也白虎通則云龜之爲言久也而鴟舊之鳥海

外南經大荒南經皆作鳴久蓋物之久者必舊物之
舊者必久今雖分爲二字古則實爲一字也或謂說
文肫孰肉醬也讀若舊孰肉醬廣韻作乾肉醬凡說
文讀若皆假借相通之字而乾肉醬又與舊義相合
則新舊之舊本字當作肫愚按肫字與新舊之舊義
誠相合然此當亦與柴之作紫類之作𩇛同例蓋久
爲古初通用之字肫爲後來專造之字故經典多用
久少用肫也且久字本義象人兩脰後有距人兩脰
後有距則能長久立故引伸假借爲長久物長久則

故舊久與舊有兩音而無兩義也然則久與肌皆可爲新舊本字正不必故分軒輊矣

釋難

經傳難易字作難攷說文鷄鳥也或從佳作難據此則難爲鳥名而非難易之本字也然則難之本字若何謹按說文乃叟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據此知乃爲難之本字而難爲叟字矣蓋說文之例有同義之字者則以同義之字釋之如奇異

也虧氣損也皆以同義之字釋之者也無同義之字者則以通行之段字釋之如于象氣之舒於古文烏鳥名于之與於義不相屬矣然自詩書以外如論語及易繫辭皆借於爲于故說文於于字下釋之曰於也此蓋以段字釋本字之例也今乃字旣無同義之字而說文於乃字下釋之曰曳詞之難也豈非以難釋乃猶以於釋于爲段字釋本字之例乎蓋經傳於曳詞之難者仍用乃本字而於凡事之難者則借用難字以別於曳詞之乃卽詩書亦然此可見乃用段

字蓋已久矣或謂乃止可訓曳詞之難而不可通用爲難易字不知凡字皆始倚於一端而後則通用試觀始女之初也而後通用爲始初字裏衣內也而後通用爲裏外字執捕罪人也而後通用爲執持字狀犬形也而後通用爲形狀字若謂乃不可通用爲難易字豈諸字亦不可通用乎或又謂據說文段注乃音在第一部難音在十四部並非同部何得假借不知假借本有二例有因疊韻假借者段氏所謂同部假借是也有因雙聲假借者阮氏元釋門篇謂同紐

之雙聲可以假借段氏說文注謂叔之訓少孰之訓
誰於其雙聲假借之是也今乃與難雖非疊韻然按
玉篇乃奴改切難奴丹切廣韻乃奴亥切難奴肝切
得謂非同紐之雙聲乎或又曰乃固難本字矣而公
羊傳又云而者難也何謂曰說文云而須也象形須
乃頤毛與乃字義不相屬然則曳詞之難兼用而字
者正以而字與乃字同部音近故借而字爲乃字據
檀弓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儀禮燕禮乃飲鄭注乃
猶而也可見而乃二字本通公羊以而乃分輕重者

謂經之詞氣不同尔非兩字之本義果如此也

釋笑

經傳哭笑字作笑說文無此字大徐本則祖李陽冰竹得風其體天屈之說而於竹部末增笑字段氏則謂笑字從犬而非從天謂從天之訛則始於楊承慶字統竊嘗反覆其說從天固爲穿鑿從犬亦終武斷況說文雖有遺漏之字然必爲字之罕見者至如笑字則啞下曰大笑也啞下曰笑也噓下曰大笑也欣下曰笑喜也欬下曰含笑也又引詩曰啞其笑矣引

易曰笑言啞啞其於本書亦可謂屢見矣況此爲日用尋常之字雖三尺童子亦不至遺忘者矧許君精力盡在此書顧善忘若此而不采入乎竊嘗參考前後笑之正字卽女部之媻桂氏馥鈕氏樹玉謂笑當作芙者近之蓋媻作芙者猶瘰癧之作衰數之作畢毳縠之作罽用半字例也其作笑與笑者則又芙之訛也蓋篆之變隸凡竹則作𣎵或作竹而絕少作𣎵者凡艸則作艸或作𣎵而絕無作竹者蓋竹與𣎵則竹與艸之分限也據隸釋王政碑笑作咲而漢書谷

禾傳薛宣傳敘傳笑皆作关可見笑之變隸實從艸
變立而非從竹變也後人所以訛爲笑者蓋因隸有
從立作关亦或有從艸作笑者所以誤記爲竹而作
笑猶小豆本從艸作荅今誤作答錢氏大昕所謂从
竹从艸之字後人往往相亂是也其從大者蓋因篆
之曲者隸皆變爲直故變天爲大卽竹變艸變立
之例也類篇云笑或作咲关則笑當作关宋時尙知
之特未知关爲娛之半字是以未得其解尔至從大
亦從天之訛蓋漢隸天或作犬據漢三公碑喬字曹

全碑僑字其天字皆作犬可證鈕氏謂笑爲芙之俗體是也段氏未攷犬爲天之譌變而謂笑當從犬可謂疏矣然錢氏鈕氏謂芙卽笑之本文亦非蓋芙从艸天聲說文謂是艸名味苦江南食之以下气卽爾雅所謂鉤芙本艸所謂苦芙邵氏晉涵謂卽今地膽艸是也芙旣是艸名又無喜笑之義如來麥之可借爲行來朋鳥之可借爲朋友何得卽借爲喜笑字案說文娛字云巧也女子笑兒詩曰桃之娒娒从女芙聲蓋娒卽笑之正字明矣何也攷說文万字注謂古

文以𠂔爲巧字𠂔者氣欲舒出𠂔上礙於一也今試
微笑則似之故𠂔字今雖不知於言語何屬竊疑與
笑字義相近故許氏以巧訓媠正是借巧爲𠂔以今
代古卽下文以巧譚訓佞亦是此意蓋人至於佞則
必巧笑獻媚無疑矣此詩以巧笑連文正謂笑之善
者爲𠂔而字則用今文巧字也若竟作技巧解則與
妖艷義旣不相協而字之從女亦無謂矣許君引桃
之媠媠蓋以華之少盛如人喜笑證媠之卽爲笑今
人亦稱華開爲笑是也蓋媠字本從芙聲故卽用半

字作芙正猶數之作畢瘥之作衰止取其聲而不取其義經傳此類難悉數矣至今經傳以媼爲妖孽字乃借妖爲妖猶借距爲距借雕爲琯或謂媼本訓巧下文女子笑兒四字乃別一義不知媼訓鈞適又云男女併也媛訓美女又云人所援也凡下句皆以申明上句媼字亦同此例特笑訓巧古義今已不明人故疑爲別一義不然果爲別一義則男女併也人所援也又豈爲媼字媛字之別一義乎蓋一曰二字當是後人所加惟汪本繫傳無此二字者得之至王氏

說文句讀據眾經音義娛巧也又女子狀兒淑好也
謂女子笑兒四字乃女子狀兒淑好也之譌然眾經
音義都有於說文外別申一義者況此句有又字其
爲別申一義更明王說豈足據乎若夫娛之從女正
與佞之從女好之從女同義蓋娛之足爲態度者惟
女子爲甚故字從女此正見古聖賢於人之常情未
嘗掩諱猶貴字賢字皆從貝是也若謂娛止可訓女
子笑兒而不可通用爲哭笑字將始訓文之初裏訓
內衣亦不可通用爲始初裏外字乎斯不然矣

釋舄

經傳履舄字皆作舄謹按說文云舄雝也象形舄既同雝知非履舄之本字而爲段字矣蓋履舄之本字當作昔說文作管云乾肉也從殘肉日以晞之舄者周禮注曰複下曰舄詩毛傳曰舄達屨也段氏玉裁謂達者言重沓即複下之謂蓋履之複下而重沓者必乾燥故古人卽以呼乾肉者呼之此卽借舄西爲東西之例也釋名曰舄腊也複其下使乾腊也古今注曰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故曰舄也得其旨矣

蓋古人於複下之履其義則因其乾而呼爲昔其字
又以昔之音與曷同部而借用曷釋名雖以腊釋曷
卽昔之籀文段氏所謂籀文增肉爲藹於義爲短者
也自後人不知曷爲昔之假借字而履之所以名曷
莫辨其由矣

釋乞

經典求乞字皆作乞攷說文乞之正字作乞注云雲
气也雲气今作雲氣乞字引申無求借之義爲依聲
假借之字非本字也愚按求乞之乞其本字當作精

藉卽借之正字乞可讀訖藉可讀籍乞可讀氣藉亦可讀藉

皆聲相近可通借故禮記少儀凡乞假於人乞假卽藉假也史記王翦傳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乞貸卽藉貸也漢書朱買臣傳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卽藉貸之也又買臣傳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謂藉其夫錢令葬也蓋凡乞字可訓求此諸乞字不可訓求其爲假乞爲藉更明也況切言之則曰求乞淡言之則曰假藉其實求乞與假藉同義特自今人分之則求乞而歸償者謂之假借假藉而不歸償者謂之求

乞不故論語或乞醯焉謂或求醯焉可謂或藉醯焉
亦可論語乞諸其鄰而與之謂求諸其鄰而與之可
謂藉諸其鄰而與之亦可也惟禮記內則三王有乞
言孟子乞其餘不足諸乞字但止可作求字解然亦
由藉字之義引申之也小顏不知古文假借於是買
臣傳兩乞字但音氣而不知爲藉字之假借矣

釋求

經典干求字皆作求攷說文求古文裘字衣裘引申
無干請之義與來麥天所來因借爲來去之來異然

則求爲依聲假借之字非本字也愚按干求之本字當作賕尙書呂刑惟貨惟來釋文云來馬融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又今本說文購字注云以財有所求也後漢書魯恭傳注引作以財相賕曰購據此則干求之本字當作賕明矣賕字明明爲干求之本字而後人不敢以賕爲本字者以說文賕字注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不知古字請與謝義通廣雅禳禱與賕同訓謝禳禱二字義爲求請則知以謝訓賕義亦爲相請矣故衆經音義二十一引蒼頡篇亦云載請曰

賕且據漢書刑法志云吏坐受賕枉法漢書尹賞傳云受賕報仇則所謂賕者皆謂受其賕賂而後枉法非事後以財謝人之意矣況以情事言之凡以財枉法者大抵事前請其庇護也若事已過往誰肯以財物而爲枉法之小人哉且說文賕字次購字前購字旣云以財有所求則賕之以財物枉法相請更明矣

釋箸

著作之著說文所無徐氏鉉謂著本作箸自宋以來遵用之鈕氏樹玉則據玉篇著字注云味莖著爾雅

釋艸作茝莖藉謂著卽藉之省文愚按說文云箸飯

敲也飯敲者謂飯時所持之具

說文云敲持去也

故玉篇云

箸飯具也箸字引申無書寫表明系屬附麗補縫諸

義卽藉字引申亦無此諸義而經典著字實兼有此

諸義然則著作之著或作箸或作藉亦皆段藉字也

愚按著作之著本字當作署說文云扁署也從戶册

册者署門戶之文也又云檢書署也玉篇云署書檢

也是署字引申有書寫義與說文敘著於竹帛謂之

書

署於竹帛謂之書署於門戶

說文事部書著也漢

書謂之册二署字正同一例

書尹賈傳揭著其名字注云書死者名也三著字義合知著之本字當作署矣署門戶之文是表明其門戶卽凡書檢皆是表明情事是署字引申有表明義與易縣象著明禮樂記再始以著往中庸形則著三著字義合是知著明之著當作署也說文署字注云部署有所罔屬謂其部落各有所系屬附麗也故段氏解有所罔屬爲有所系屬是署字引申有系屬附麗義與玉藻纁爲纁纁爲袍注云有所著之異名帛爲褶注云有表裏而無著左傳云風行而著于土又

云著于丁寧四著字義合是知附著之著亦當作署

也

按續絮也縕亂麻也衣中有絮麻則有所系屬附麗故謂之有署無絮麻則無所系屬附麗故謂之

無著左傳射麋麗龜杜注云麗著也是著訓附麗之證

有所系屬附麗然後能

豎立是署字引申有豎立義與明堂位著殷尊也注

云著地無足廣韻云著立也二著字義合是知著尊

之著又當作署也補縫乃系屬布帛之名是署字有

補縫義與士喪禭記冠六升外繹注云繹謂縫著于

武廣雅著補也二著字義合是知繹縫著之著又當作

署也然則古字著當作署廣韻所云著同著亦據假

藉言之非本字作箸也至段氏謂著之本字當作者
更非蓋者訓別事詞亦止有表明一義而已不能包
諸義也箸署二字人所常用然皆未得其本字今故
揭之